



中国首套“四极”考察丛书

咫尺南极

The Antarctic Is Not Remote

张宗堂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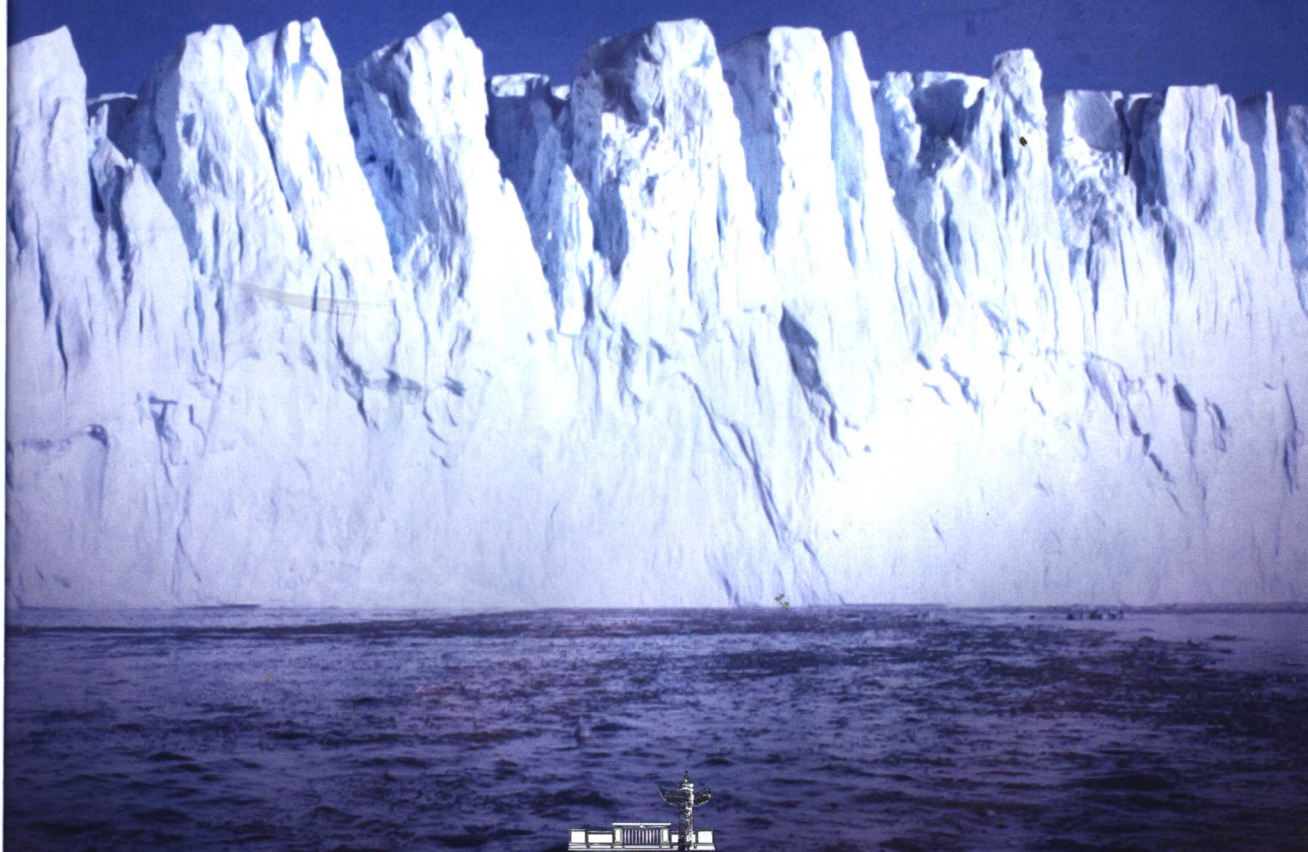


中国首套“四极”考察丛书

咫尺南极

The Antarctic Is Not Remote

张宗堂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咫尺南极 / 张宗堂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7
(中国首套“四极”考察丛书)
ISBN 7-80219-120-3

I. 咫... II. 张... III. 南极—科学考察
IV. N81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1340 号

书名 / 咫尺南极

ZHI CHI NAN JI

作者 / 张宗堂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63055022(编辑部) 63292534 (发行部)

传 真 / 63056975 63056983

网 址 / www.npc.gov.cn

邮 箱 / MZFZ@263.net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 12.75

字数 / 121 千字

版 本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设计制作 / 北京红金牛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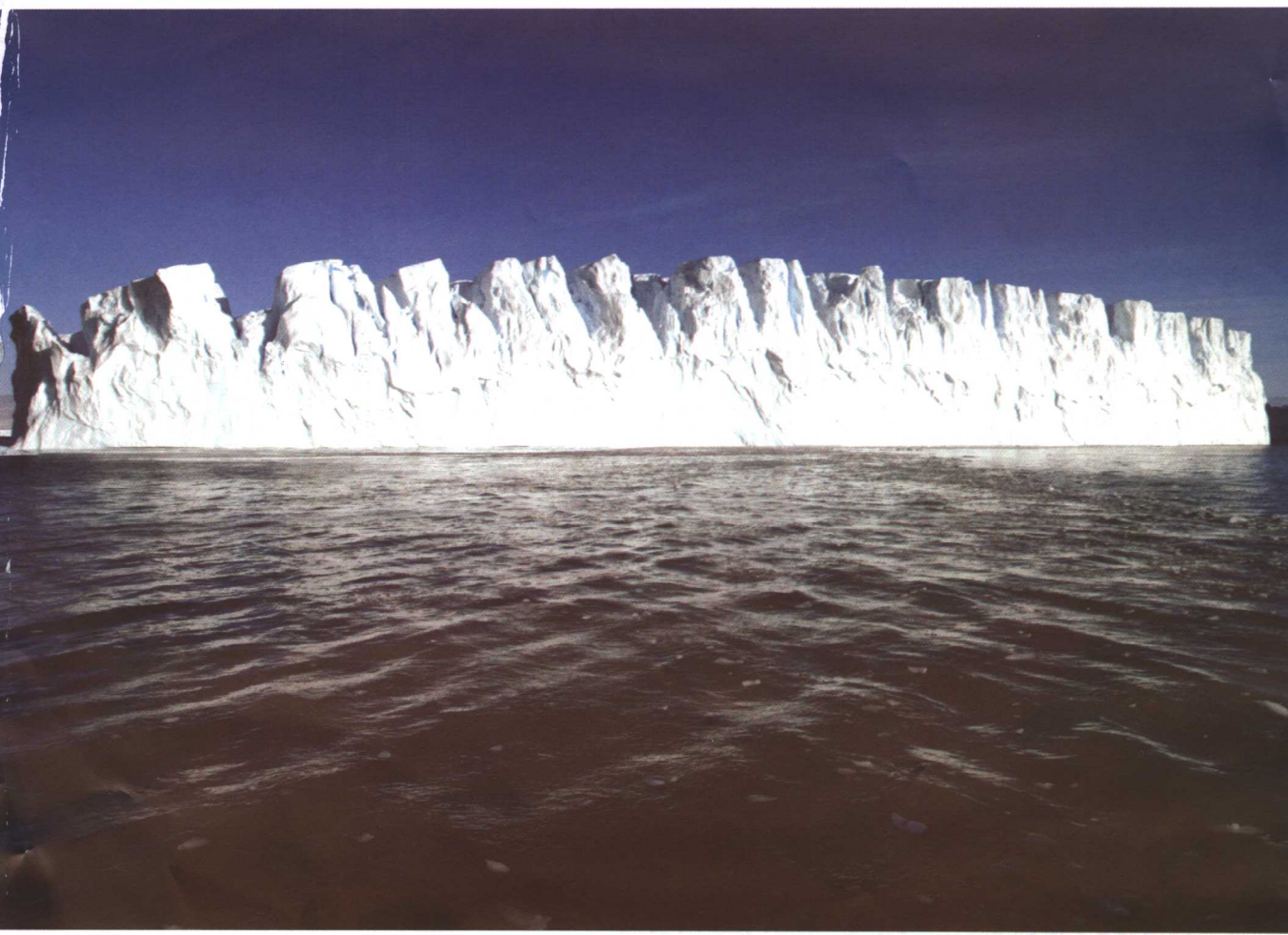
印 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7-80219-120-3/Z·13

定 价 / 35.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笔参造化 神游“四极”

“一南一北，一高一深，很好啊，不仅形象，而且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审美观。”当我们说明来意，曾经做过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国际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的汪品先院士点头首肯。

人们过去常把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喻为地球三极，而2005年至2006年的几次大规模科考活动——珠峰复测、人类首次穿越可可西里核心地带、第22次南极科考、中国首次环球大洋科考，让我们突然意识到：南北极是一南一北，那青藏高原和大洋深处不就是一高一深吗？“四极”概念犹如电光般在脑海中闪过。

高寒、缺氧、高压、生命“罕至”……极端环境是“四极”的共同特点，但考察的情况究竟怎样？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作为全程参与“四极”考察仅有的两家媒体之一，新华社5位青年记者见证了“四极”考察。我们和考察队同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探北极》、《探秘高极》、《迷津深极》、《咫尺南极》——四极，在我们的“笔”下延伸……

北极考察——1999年和2004年，李斌两次跟随考察队前往北极地区进行考察，一次是前往北冰洋，一次是前往挪威黄河站。冰上“直面”北极熊、有人掉落万丈冰渊、海鸟目中“无人”……领略了大自然的神奇，也感悟到了生命的可贵。

珠峰复测——在海拔5000多米的珠峰脚下，张景勇随测量、登山、科考队员坚守岗位两个月。面对高寒缺氧、人和电脑都“呼吸”困难的严酷环境，在大批队员和记者被送下山去治疗时，他仍然坚持每天敲动键盘，传递消息。

穿越可可西里——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氧气含量“减半”的高原上，连有的司机和厨师都中途折返，血氧饱和度一直“不饱和”的杨维汉却和绝大部分队员一样善始善终，坚持到底，赢得了胜利。回来时，“蓄积”满脸胡子的他，已经面目全非，从接机的同事眼前走过，竟没人认出来。

环球大洋科考——“大洋一号”考察船2005年冲出中国海，几代海洋人“挺进三大洋”的夙愿终于实现。邱红杰随船两过赤道，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腹地，历时近百天，行程两万余海里。这次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的航行，也是向600年前“郑和”们的致敬。

南极考察——这是新华社记者17年后重访南极大陆。130多天里，张宗堂随考察队从亚洲东岸到地球南端，行程近3万公里，在“白色大陆”工作生活了两个多月，并两次进入南极内陆格罗夫山地区。考察的艰辛与欢乐、极地的壮美与神奇，都在笔下流淌……

我们见证了“四极”考察的分分秒秒，记录下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考察故事，当然，还有自然和万物的鬼斧神工、天地与海洋的辽阔壮美。我们感谢，如果没有国家海洋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的邀请和许多人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四极”之旅和这套丛书。

“四极”考察加上新华社记者全球范围内的“集体”出击，是这套丛书的最大特色：

——我们希望用自己的笔和照相机，留下历史的瞬间，传递出造化的神奇；

——我们期待书中的文字和图片，能够引领读者来一次“四极”神游。

人类探索自然的脚步，永不停歇；我们忠实的记录，也决不搁笔。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中国人走向高山荒原，迈向天涯海角……

丛书作者

2006年3月18日

序一 天长地远 山高水深

汪品先

(同济大学教授，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国际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现在的地球，正处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殊时期。在地球几十亿年的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大片冰盖。南极冰盖三千万年前出现，北极冰盖三百万年前才出现。这种南、北两极同时冰封雪盖的地球，至少为七、八亿年来所仅见。

今天的地球，又是“山高水深”的特殊时期。从我们西边的珠穆朗玛峰到东边的马里亚纳海沟，落差将近两万米。至少现在还没有充足证据，说地质历史上曾经有过如此高的山与如此深的海。

两极冰盖加上深渊高山，使得今天地球上的风场与海流格外强劲，也使得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格外复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类只有亲自进入南、北两极，上攀高山、下潜深海，才能揭开这地球系统之谜。而在向这“四极”进军的征途中，又以深海的难度最大，因而也是当前不少科学研究的突破点之所在。

从水下机器人到深海潜水器，尽管伴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但人类对深海海底的了解，赶不上月球，甚至还不如火星。

近半个世纪前，学术界前辈提出“上天、入地、下海”，指出了我国地球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然而，假如将海洋、固体地球和大气的研究比作地球科学中海陆空三军的话，那“海军”就是三者中的弱点；其中面向深海大洋的研究，又属“弱”中之“弱”。而这与当今世界的走向大相径庭。

深部生物圈、黑暗食物链、洋底“历史档案”、深海热液……深海大洋不只是人类了解地球亟待填补的空白，也是国家资源和安全保障之所系。深海石油、气体水合物和基因资源的开发利用，深海探索和海底观测平台的建立，又为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能否将视野扩展到深海大洋，必将影响甚至决定我国地球科学未来的走向，和对地球系统科学未来的国际贡献。

无论从国家需求或者从我国实力出发，中国都已经到了向海洋发展、进军深海空间的时刻，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

虽然有人愿意将“发现新大陆”的桂冠送给中国戴，但我们实在是“受之有愧”，只能退还。和外向型的希腊式海洋文化不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历来主张“父母在、不远行”，缺乏向外拓展与探索的动力与传统，习惯性地将海外与边远留给“蛮夷”和“番邦”。然而时至今日，一个依然以家园为“天下”的民族，是没有资格奢谈“华夏振兴”的；而没有社会的响应与支持，科学也是难以发展的。

令人兴奋的是，几位新华社记者和科学家们一起闯荡诸“极”，将科学探险的精神向全社会传播。可以预料，当探索“四极”成为我国广大读者的共同兴趣，当我国社会文化也渗透开拓精神的时候，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不再遥远了。

序二 四维与四极

位梦华

(九去北极，一去南极，第一个在北极越冬的中国科学家，出版著作30多部)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不仅登上了月球，还把探测器送到了火星，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已经进入了三维(立体)空间！”然而，宇宙是由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构成的，古人云：无限广大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如果考虑到时间的因素，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四维空间里。

人类研究地球，认识地球，不仅是受好奇心所驱使，也是生存所必需。但是，地球上有一些地方，人类是很难到达的，例如南极和北极，那里极端的严寒和狂暴的风雪，轻而易举地就能致人于死地。还有高山和海底，人类同样望而却步。高山不仅险峻，而且缺氧；海底不仅黑暗，而且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

“极”者，顶点之意也。如果你一直往南走，有一天你会到达一个点，再往前迈一步就开始往北走，那就是南极点，也就是南的尽头；如果你一直往北走，有一天你会走到一个点，再往前迈一步就开始往南走，那就是北极点，也就是北的尽头。这就叫做物极必反。同样的，你如果爬上了珠穆朗玛峰，那是地球上最高的地方，再往前继续走，就开始下山了。你如果潜到了马里亚纳海沟，那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再往前继续走，就开始上坡了。这就叫做登峰造极。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地球有四个极，就是南极、北极、高阶和深极。

人类自从来到这个星球上，已经经历了四次大规模地往外扩张。第一次是走出非洲，首先来到亚洲(大约200万年以前)，然后进入欧洲(大约70万年之前)，是由人类共同的祖先完成的。第二次是走出亚洲，先是到了澳洲(大约5万年以前)，接着又进入了北美洲和南美洲(大约3万年以前)，是由亚洲黄种人的祖先完成的。第三次是走出欧洲，进行大规模地殖民扩张，即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始于15世纪，是由欧洲人完成的。第四次是飞离地球，进入太空，始于1957年，现在还正在进行之中，中华民族已经迎头赶上，加入了太空探测的队伍，成为一支生力军。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科学家建议，中国应该尽早地开展南极和北极考察，但那时候是不可能的。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终于踏上了南极大陆的土地，进入了北冰洋的中心，飞上了遥远的太空，正在向月球进军。四分之一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中国却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绩，令世人瞩目。

记者虽然不是政府官员，没有执掌行政的权力，但是他们有着独特的视角，可以评判事件的是非与曲直。记者虽然不是运动员，跑不过百米飞人，但是他们有犀利的目光，可以展现运动员的雄姿与风采。

在我认识的新闻界的朋友中，有五个年轻人，都是新华社的记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跟随着科学家走南闯北，上山下海，向极限挑战，与死神周旋，向地球的四极进军，在四维空间里搏击，去体察科学家的内心世界，去探索大自然的无穷奥秘，并以流畅的语言、细腻的文笔、周密的思考、独到的分析，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记录下来，写成了本套丛书。

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聪明？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因为我们有着聪明的大脑，是其他生物所没有的。但是，仅仅有一个聪明的大脑，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文化的积累，或者叫做“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不能靠先天遗传，只能靠后天积累，所以学习非常重要。如果有人想了解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和大洋海底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奇闻趣事和科学意义，不妨看一看中国首套“四极”考察丛书。

序三 解读探险者

张继民

(新华社高级记者, 曾赴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南沙群岛等地
从事科学探险采访。为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发现者之一)

有人说, 人来到世间, 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除了追求基本的生存条件外, 再就是赢得更多人的尊重与理解。依我浅见, 出于科学探险采访的需要, 随着科学探险队, 两度北极探险的李斌、探秘珠穆朗玛峰雄姿的张景勇、首次横穿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杨维汉、远征南极大陆的张宗堂、连跨两大洋环球航行的邱红杰,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们以各自探险经历为内容撰著的本套丛书, 就是很好的佐证。五位年轻的作者在短短六年多时间里, 不仅踏访南极、北极、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 还随船探寻大西洋、印度洋洋底——地球深极的奥秘。他们所置身的世界不仅是辽阔的, 而且是常人难以到达的地球极端地区。试想, 由他们笔下所叙述的故事, 怎不具有惊险性、科学性和趣味性! 还有那与文字相匹配的幅幅照片, 所展现的更是人们难得一见的画面。

对几位作者我是熟悉的。作为记者, 他们在新华社大力支持下, 及时把握科学探险报道的良机, 别离家国, 或走向洪荒, 或迈向大洋。不经意间的频频出击, 居然南南北北经纬了地球, 天涯海角大显身手, 从而为新华社科学探险报道抹上笔笔重彩。

仅仅论及作者们听到了远方的呼唤, 并在新闻领域做出奉献是不够的, 重要的是他们相伴相随的科学探险队, 怎样为了共和国的前程, 人人忘我地踏上陌路荆途, 忍受着种种磨难。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 “探险, 是照耀着人类前进的太阳。”这话颇有道理。究其人类的发展史, 每每面向大自然的拓展, 如认识自然, 了解自然, 充当先驱的无不是勇敢的探险者, 正因为他们的不断求索, 变未知为有知, 才有了人类生存地域的扩大、资源的补充、民族的沟通、文化的传播。基于此, 探险者历来被视为民族的英雄、时代的楷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郑和、鉴真和尚、徐霞客、哥伦布、阿蒙森、斯科特、伽马、加加林等人的形象之所以被塑成像, 供人们瞻仰和尊崇, 就是因为人们念及他们的不朽贡献, 希望他们的奋争精神得以弘扬。

更为值得讴歌的是他们不惧艰险的勇敢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再过三千年, 珠穆朗玛峰和可可西里地区的严重缺氧程度, 仍然让人们无法在那里闲庭信步; 再过三千年, 南极大陆陆缘冰区坚冰重重, 仍然会使人们望而“怯”步; 再过三千年, 浊浪排空的西风带, 仍然会令航海者视为畏途; 再过三千年, 北极和深海大洋也将是充满神秘而常人难以企及之处。然而, 本套丛书作者和他们的队友, 为了祖国的崇高事业, 已经分别踏访了这些地区和海域, 高寒、晕船、缺氧、饥饿、疾病轮番地袭向他们, 他们均硬生生地挺了过来。不仅如此, 他们还努力追求着工作的完美。这是一种什么品格? 这是以生命为代价, 谱写着时代的华章。他们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勇士和楷模, 理应受到尊崇。

我相信, 几位作者以他们历险的种种际遇和深刻的心灵感受, 所撰著的这套书, 对于开阔人们的视野, 了解攀峰者的无畏精神, 认识危难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管窥极端地区的特殊生活, 学习科学知识等是十分有益的。什么叫不负人生? 读了此书不仅从中可知人生真谛, 更可以看到男子汉的宣言。

引子

2005年6月24日这一天，我28年波澜不惊的生活终于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被告知要去南极了。

坦白地说，在此之前，我压根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踏上南极的土地，因为，我向来不对自己认为没有希望的事儿心存奢望。

这天是星期五，北京少有的阳光明媚。我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坐在电脑前翻看稿件。办公室的一角，我所在的国内部政文采访室主任秦杰和副主任孙承斌在小声商量着什么。

上午10点左右，他们俩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的讨论结束。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出奇地静。

“张宗堂，你过来一下。”秦杰叫我。下意识地，我觉得他要给我安排一个比较重要的采访任务。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以如此正式的方式交派任务的。

“你看看这个，”他递给我一份文件。我看了看，这是一份关于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邀请一名新华社记者参加我国第22次南极考察的情况说明。我的心几乎跳了出来。

“是去南极吗？”我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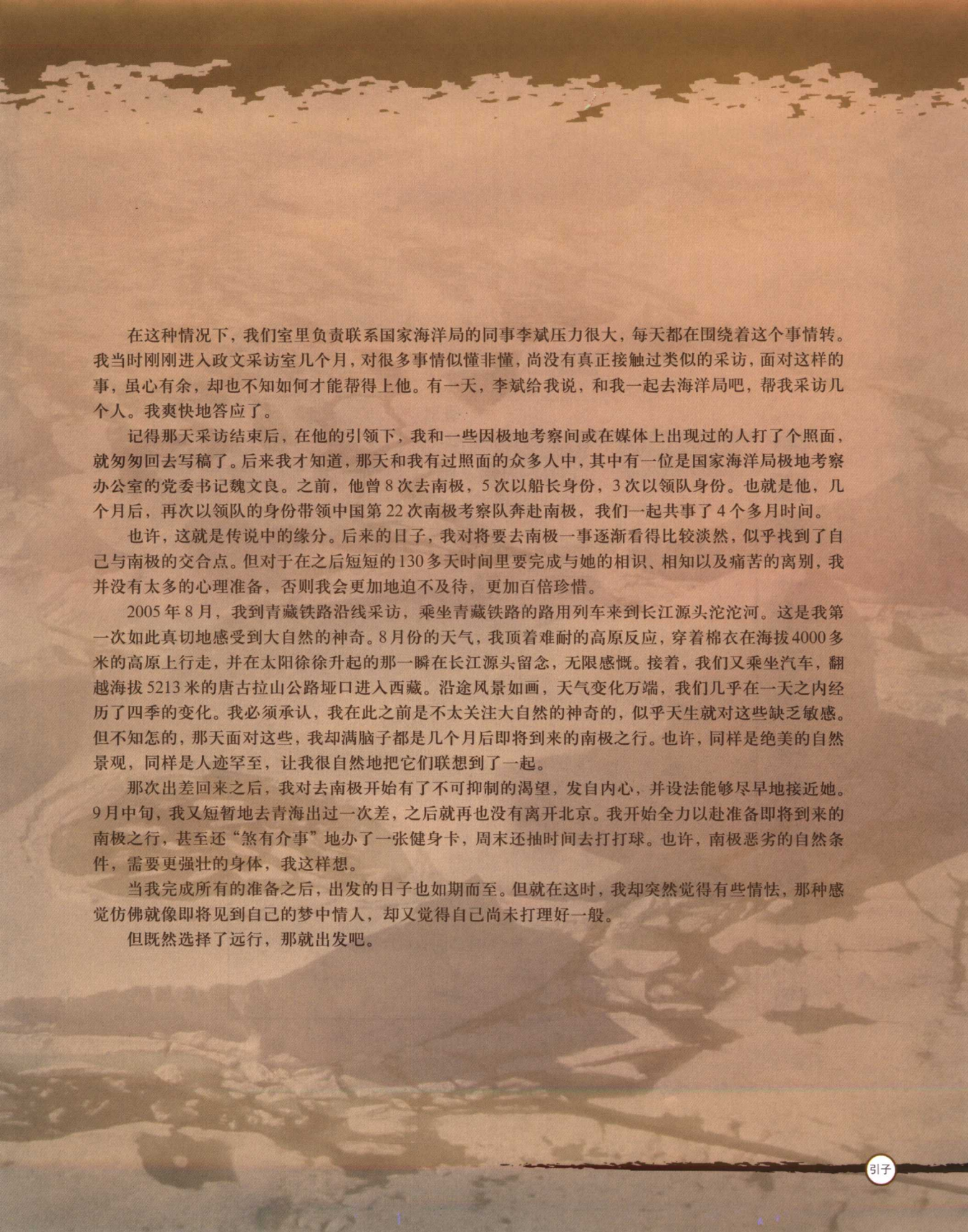
“是，四个多月，时间比较长，条件也非常艰苦。你仔细考虑一下，看这期间家里有没有什么事，你本人有没有什么顾虑。千万要想好。”显然，他们对此已经过深思熟虑。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未婚，父母的身体尚算得上健康，让我牵肠挂肚的事情的确不多。“没什么顾虑，我愿意去。”我记得当时回答得斩钉截铁。

这天上午之后所发生事情的诸多细节我已记不太清，大概就是领导不断叮嘱我之后的几个月要多加准备，得知消息的同事则在一旁半开玩笑地要我善待企鹅海豹什么的等等，我脑子里一片混乱。这种状态甚至一直持续到以后的几天，我的神情变得有些恍惚，还常常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

一段时间之后，我焦躁的内心逐渐平静，也让我有时间去寻找自己和南极的蛛丝关联。

2005年1月，我国南极内陆冰盖队从冰面即将到达南极内陆最高点即DOME-A的前几天，机械师盖军衔的身体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不得不离开队伍，这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震动。盖军衔有没有生命危险？考察队接下来该怎么办？冲击DOME-A能否最终取得成功？一时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室里负责联系国家海洋局的同事李斌压力很大，每天都在围绕着这个事情转。我当时刚刚进入政文采访室几个月，对很多事情似懂非懂，尚没有真正接触过类似的采访，面对这样的事，虽心有余，却也不知如何才能帮得上他。有一天，李斌给我说，和我一起去海洋局吧，帮我采访几个人。我爽快地答应了。

记得那天采访结束后，在他的引领下，我和一些因极地考察间或在媒体上出现过的人打了个照面，就匆匆回去写稿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和我有过照面的众多人中，其中有一位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的党委书记魏文良。之前，他曾8次去南极，5次以船长身份，3次以领队身份。也就是他，几个月后，再次以领队的身份带领中国第22次南极考察队奔赴南极，我们一起共事了4个多月时间。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后来的日子，我对将要去南极一事逐渐看得比较淡然，似乎找到了自己与南极的交合点。但对于在之后短短的130多天时间里要完成与她的相识、相知以及痛苦的离别，我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否则我会更加地迫不及待，更加百倍珍惜。

2005年8月，我到青藏铁路沿线采访，乘坐青藏铁路的路用列车来到长江源头沱沱河。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8月份的天气，我顶着难耐的高原反应，穿着棉衣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行走，并在太阳徐徐升起的那一瞬在长江源头留念，无限感慨。接着，我们又乘坐汽车，翻越海拔5213米的唐古拉山公路垭口进入西藏。沿途风景如画，天气变化万端，我们几乎在一天之内经历了四季的变化。我必须承认，我在此之前是不太关注大自然的神奇的，似乎天生就对这些缺乏敏感。但不知怎的，那天面对这些，我却满脑子都是几个月后即将到来的南极之行。也许，同样是绝美的自然景观，同样是人迹罕至，让我很自然地把它们联想到了在一起。

那次出差回来之后，我对去南极开始有了不可抑制的渴望，发自内心，并设法能够尽早地接近她。9月中旬，我又短暂地去青海出过一次差，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北京。我开始全力以赴准备即将到来的南极之行，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办了一张健身卡，周末还抽时间去打打球。也许，南极恶劣的自然条件，需要更强壮的身体，我这样想。

当我完成所有的准备之后，出发的日子也如期而至。但就在这时，我却突然觉得有些情怯，那种感觉仿佛就像即将见到自己的梦中情人，却又觉得自己尚未打理好一般。

但既然选择了远行，那就出发吧。

中国第二十二次南极考察路线图



前言	笔参造化 神游“四极”	
序一	天长地远 山高水深	汪品先
序二	四维与四极	位梦华
序三	解读探险者	张继民
引子		

第一章 一直向南

到南极去	/2
就这样远行	/6
和北斗星说再见	/14
美丽的遗憾	/20
热情的主人	/26
登上南极大陆	/29

第二章 忙乱的开端

抢运物资	/36
获救	/39
送行	/43
交接	/48
中山站印象	/51

第三章 翻山越岭

踏遍拉斯曼丘陵	/56
在海冰上穿行	/60
飞越 1200 公里的国际救助	/66
等待日出	/72

第四章 可爱的朋友

人见人爱的企鹅	/78
为“贼鸥”正名	/87
一言难尽的海豹	/90

第五章 中山站轶事

“出格”的事	/94
通讯问题	/98

目录

“张大刀”	/102
我的29岁生日	/105
南极新年	/110
凭吊先贤	/115

第六章 我与格罗夫山

想往	/119
寂寞地等待	/122
两次匆匆谋面	/127

第七章 靠天吃饭

未能实现的愿望	/136
卸油	/138
中山站“一日游”	/144
艰难的别离	/146

第八章 南极越冬故事

他们的思念	/151
无言的酸楚	/154
享受南极，快乐越冬	/158

第九章 难说再见

诀别	/164
珍贵的礼物	/168
最后一眼	/172

第十章 南极，并不遥远

探索与争夺	/178
高举科学的大旗	/182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访谈录	/186

后记

/190

极地南天

第一章

直向南



到南极去





2005年11月15日下午2点40分，
晚点了20分钟的CA985次航班终于起
飞。我透过玻璃向下望，熟悉的北京在迷
雾中渐渐远去，梦想中的南极之行开
始了。

几个月的准备，尤其是临出发前半个月几乎朝夕谈论有关南极的话题，让我对这次虽长达四个多月的南极之行早已没了先前的激动，就像一次平时的出差一样，心平气和，处之泰然。甚至在飞机上，我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拍了些在机舱外漂浮的白云。我喜欢它的变幻万端，每次出差都会带回一些有关它的照片。

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小时后，于下午4时40分左右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当我拖着大包大包的行李走出机场大门的时候，已经快6点了。天色全暗。

7年前我曾被这个城市深深地迷恋，那时我读大二，甚至还专门跑来这里，为的就是看看梦中的上海。之后的一段时间还一门心思想考到这里读研究生。但时事易人，最终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它虽不再有先前着迷般的渴望，但对它的美好印象却一如既往。但没想到的是，第二次与它相见竟隔了7年，而且要从这里出发去南极。坐在出租车里向外看，夜色下五彩斑斓的上海再次唤醒我对以往的点滴记忆。

在出租车计费器跳到109元的时候，我到达了位于浦东金桥路451号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的通知说，所有的队员都要到这里报到。

门口的两位同志让我在一份考察队员名单上签了字之后，发给我一张写有“中国第22次南极考察队队员证”的牌子，说是从今晚就要上“雪龙”船上报到，并且要在上面住。

我觉得有点突然，因为我还没有做好与“雪龙”船相识的准备，他们便强行安排让我与它会面，似乎有些强人所难。我的心猛烈地跳动了几下，旋即平静了下来，南极之行就这样突然开始了，兴许是想到了未来的不可遇见，让我有些忐忑不安。

半个小时后，在民生港码头，我看到了它。这个长167米、宽22米、高出水面20多米的庞然大物，因缆绳的拴缚，安静得让人觉得不可想象。在此之前，我没有和船有过任何交道，惶论将要在它的承载之下吃住2个月的时间。上船之前，我忍不住在昏暗的灯光下多打量了它几眼。

